



记忆中的冷酒馆

□卢郎

这里说的“冷酒馆”，是指专门卖酒的小店，同一些既卖酒又卖菜的酒店不同。这类冷酒馆一般都很小，没有店名，屋里摆放的全是口小肚大且高的大瓦缸，里面盛着的是散装白酒，缸的外面贴着大大的“酒”字。

一 来打酒的多是熟客

客人要买酒，自己拎着个口小肚大的瓦罐，往柜台上一搁：“来两斤。”

来打酒的多是熟客，老板高声应着：“来啰。”

打酒的工具是竹节制成的酒提子，有一斤的，也有半斤的，还有二两的。老板用提子打着酒，边同来说笑着：“我说高老二，今天婆娘大方了，给了你两斤酒钱。”

叫高老二的回答，“嘿嘿”地笑。见老板打完了，又说：“再来二两。”

老板也不搭话，将打好的两斤酒放在柜台上，又回身拿起一只土碗，提了二两，放在高老二面前。

高老二端起碗，送到嘴边，眯着眼，“嘘”地吸了一口，才睁开眼，将碗放在柜台上，吐出一口长气：“婆娘能打翻天印？是我高老二当家，想打好多我说了算！”

“算了吧，平时哪个都是一斤一斤地打？”老板不屑地说。

“平时嘛……这酒罐颈子那儿有道缝，打多了要漏，才补好。”高老二慢悠悠说着，又端起碗，“嘘”地抿了一口酒。

“真的呀，有条缝，我看看。”老板作势要来拎酒罐子，高老二一把抓起酒罐子，放在自己脚下：“嘿嘿，我的酒罐，凭啥子要你看。”

“你呀你呀。”老板笑呵呵望着高老二，用提子往酒缸里提了一点酒，倒在高老二碗里：“高老二，这是我请的客，恭喜你补好了酒罐子，可以打两斤酒了。”

这时又匆匆走来一人，对老板说：“老规矩。”

“好的。”老板乐呵呵应着，拿起土碗，提了二两酒，递到那人手里。

这就是重庆的冷酒馆，专营卖酒，也是一些老客人嗜酒的地方。但没有下酒菜，连花生、胡豆也没有，更不要说烧腊卤菜了，喝酒的人都是喝寡酒。客人若要下酒菜，

自己去烧腊店或卤菜馆喊一盘来，就这么站在柜台边喝。也有的客人要了酒，从兜里掏出一个油浸浸的纸包，打开，里面包着一小包猪耳朵，二两酒喝完了，只吃了一小片猪耳朵，没吃完的再包起来，装进兜里，付了酒钱转身就走。

二 在这里喝酒，自在、随意

也有店面大一些的冷酒馆，里面放了一张方桌或矮桌，平时堆放着杂物，有人要来喝酒了，将上面的东西拿开，客人就可以坐在桌旁喝酒了。

来冷酒馆喝酒的，大多是周围的街坊以及附近下力的人，老板与客人都熟识，关系融洽而随和。客人都是有酒瘾的人，到不喝酒，浑身毛焦火辣的不舒服，二两酒下肚，如同甘泉浇灌了干燥的土壤，顿时如沐春风般舒畅、平和。所以来这里喝酒的人，大都喝了就走，即使相熟的遇着了，也是各结各的账，这是约定俗成的规定：喝酒的都是这些人，几乎天天都能遇着，自己付自己的账，少了一些虚伪的礼节，反而更真诚、自然。这里也不会出现喝醉的现象，在这些酒客眼里，冷酒馆如同重庆的老荫茶摊摊，口渴了，掏钱喝一杯，解了渴就走。

在这里喝酒，自在、随意，而且不用花菜钱。酒瘾犯了，进来就可喝，若进酒店，还得看人家营业没有。更主要的，你不点菜人家会卖酒给你吗？即使卖，你喝起自在吗？其他人都是点菜下酒，唯你就白酒一碗，那怪异或疑惑的眼光就让你受不了！

那时，古镇磁器口的黄桷坪，有一个木材加工厂，原木从嘉陵江上游伐下，扎成木排，顺嘉陵江放下来，到了磁器口，得让抬工将粗大的原木，抬到加工厂进行加工。常能看到十几个人抬着一根硕大的原木，“嗨哟嗨哟”地吼着号子，在古老的青石板街上，步履沉重地行进。到了中午，下班的抬工会三五成群地来到冷酒馆，或二两，或三两，或半斤地买来酒，站着说着闲话，将酒喝完，然后回家吃午饭。这时的冷酒馆，如同午餐前的开胃酒。

也有的冷酒馆，因为支了张桌子，被酒客当茶馆使用。几个酒客围着桌子坐着，一人面前一只碗，碗里装着或多或少的白酒，时冷时热地聊着闲话，也不劝酒，要喝

了，自己端起面前的碗，“吱儿”抿一口，然后缓缓放下。老板自己忙自己的事，空闲下来了，也端张凳子，坐在外

三 既能过酒瘾，也可打发时光

我所工作的厂区菜市场旁，就有四五家这样的冷酒馆，常能看到下了夜班的职工，不是忙着回家，而是坐在这样的酒馆里，无聊地喝着酒，无聊地望着菜市场里忙碌的人，也无聊地与同桌的酒客聊着闲话。

有次碰见一个相熟的人，就问他：“你下了班哪个不回家呀？”

“回家做啥子？”他回答。

“你才下了夜班，回家睡觉呀。”

“下午睡就够了，喝到中午回去，吃了饭就睡。”

这时的冷酒馆，是闲人既能过酒瘾，也可打发时光的去处。

以前，重庆这类冷酒馆很多，因为那时瓶装酒少，喝酒的都是打散装酒喝。现在，瓶装酒多了，冷酒馆少了许多，但还是有的，只是主城区少，但郊区、主城区的城乡接合部、区县的乡镇，仍有不少，而且生意仍然兴隆。

我现在居住的南桥寺，冷酒馆突然间多了起来，不长的街面上，有十来家，与以前相比，不用竹提子了，改为秤称，酒的种类也多了，有四十五度、五十五度、六十度等好几个等级。只是站在柜台边喝酒的人少了，现在的人生活好了，也娇贵了，喝酒必须要下酒菜，打回家喝的人多了。

但若周围闲人多，有酒瘾的人多，下力人多，就有打了酒站着喝寡酒的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古川菜研究院)



万盛狮子槽奇遇记

□罗昭伦

海拔1973米的万盛黑山狮子槽，位于桐梓、南川、万盛三地接壤处，周围有五大三小8座山峰，雄得峻崇，险得峭危，奇得怪异，秀得葱茏。这里有许多惊险刺激的地方。25年前，我们一行人去狮子槽，就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，至今想来还有些后怕。

水桶粗的大蛇

狮子槽峰峰齐插云天，孤岩无路可攀。我们去的那天，一位朋友体力不支，只好走走停停。在杉树林，碰见了几位收笋子的农民，其中一位提醒我们说，“路上要小心，稍不注意就会碰见蛇、山羊、野猪、云豹之类的动物。”

导游徐永华告诉我们：在羊跳岩，有一个景点叫“夫妻树”，相距5米多远的两棵华山松，长到3米左右高时，紧紧拥抱结为一体。不远处是一长约300米、高约50米石壁，石壁前端是高30多米的华石岩瀑布，旁边有一个溶洞，洞内常有粗约40厘米的大蛇出没。

我们不信，刚走几步，在下坡处，大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——一条黑底白花的蛇挡在前进的路上。粗略估计，此蛇足有四五米长，水桶般粗，身体像恐龙，头像传说中的龙。见此，大家心怦怦直跳，目瞪口呆地张大嘴巴，仿佛连呼吸都困难了。

随后，大伙儿使出吃奶的劲，拔腿就跑。

传奇的断石笋峰

狮子槽的路坚硬崎岖，不少地方在凸出的峭壁上凿开一道不足一米的口子，需埋头躬身才能通过。

途经断石笋峰，徐永华向我们讲起了它的故事。古时候，黑山上居住着一户清贫人家，家中仅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母亲和一个年方15岁的儿子，儿子很孝顺，每日上山采集笋子到万寿场（万盛）卖钱维持生计，上天怜悯他，就让此地的笋子长得特别茂盛，终年不断。没过多久，此事被当地大财主知道了，为霸占这块宝地，财主悄悄处死了少年。少年被处死的那天晚上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一声巨响，鲜嫩的笋子被拦腰折断，财主当即死亡。此后，这块原来长满竹笋的地方再无鲜笋长出，折断的笋子化为了石头。抗日战争时，国民党的一架飞机被日机打伤，在要飞抵贵阳时，由于不能飞过这座高山，在鲤鱼河上盘旋了几圈后，撞在石笋上爆炸了，导致机毁人亡。

浑身长刺的蚂蚁

经历一阵暴雨过后，我们来到一个叫“大岩头蚂蚁巢”的地方。之前听人说过，这里的蚂蚁特别多，黑的、

白的、黄的、花的……应有尽有，它们“头上长角，浑身长刺”，过此山道，必须小心疾步而行，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蚂蚁蜇伤。

我不信邪，想探个究竟，便驻足探望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——到处都是又黑又大、行动迅速的蚂蚁在来回奔忙。它们筑巢时推出的土，像一个个小坟冢似的连绵不断。同时，我们领教了这些蚂蚁的凶狠，叮一下，痛全身，凡被叮咬处都要留下一大块红斑。

离开“大岩头蚂蚁巢”进入密林后，一棵棵参天大树像一幢幢高楼大厦。忽然，我听到身后一阵响动，紧接着便是一个“不明飞行物”掠过头顶。不远处传来一声野兽的咆哮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一只巨蜥就从灌木丛中冲出来，猩红的舌头发出咝咝的响声。大家战战兢兢地向后退，巨蜥穷追不舍。

就在我绝望之际，身边的朋友低声说：“快点火！”我立即拿出打火机，点燃了一根木棍。巨蜥见到火焰，才后退离去。

经过一个小时的跋涉，狮子槽主峰鸡公岭被我们征服了。望着林海绿涛中的苍茫群山，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回归大自然的轻松和超脱。

(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文化旅游局)

